

奶少煞淫

2



台湾
卧龙生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“不丈夫”插嘴問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，你无意中练成的这一手，叫做‘弹指神杀’？”

梅杰良道：

“我本来也不知道，那是五天前的一个晚上吧，我因一件误会被抓入‘中州侯府’，受了一阵毒打，幸经这位姑娘相救，我在无意间，施展这手功夫，被她看到，她才告诉我，我的这手功夫叫‘弹指神杀’，并教我认识了人身十大死穴的部位，及‘玉女婀娜步’法，在下就仗此涉足江湖，于今已历五天……”

“不丈夫”不敢置信的摇了摇头，道：

“什么？你从学会武功涉足江湖于今才历五天。”

梅杰良点了点头。

“不丈夫”叹了口氣，道：

“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如此说来，你的成就，还在你父亲之上，从学会武功涉足江湖，至今才不过五天功夫，成就已在一般武林高手之上，当真是令人不可思议。”

梅杰良受到赞赏并不高兴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目前的武功低得连对“四海八仙”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够，更谈不上报毁家之仇，杀亲之恨了，这教他怎么高兴得起来，他的心沉重得像一块铅。

这时，突闻林雨倩长长的吁了口气，身子动了一下。

“不丈夫”突然飞快的飘身过去，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瓷玉瓶，倒出了两颗奇香扑鼻的药丸，一手扯开她的蒙面白

纱，掰开她的嘴，塞了进去，手指挥动间，又点了她全身一十二处要穴。

梅杰良在“不丈夫”揭去了林雨倩的蒙面白纱时，但觉眼光一亮，心想道：

“这面孔好熟啊，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……”

于是，他开始找回那片断的记忆……

终于他轻啊了一声，道：

“对了，这面孔我在菱湖见过一次，也在不夜天的废墟见过一次，虽然两次都是仅仅一瞥而过，但那刻骨铭心的美，再怎么也不会忘掉，啊！没想到，倩姊就是‘中州侯府’的千金小姐……”

想到这儿，再想到自己的身世，他的心凉了一半，但见他满脸凄伤，望着林雨倩，喃喃呼道：“倩姊！倩姊！难怪你不愿以貌示我，原来你有你的苦衷，倩姊，如今我才体会到你爱我之深，以前，是我错怪了你……”

谁知“不丈夫”此时缓缓走到梅杰良身侧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她再有半日时光，就会完全复原，小子你发的什么神经？”

梅杰良听得心头一震，心想道：“自己怎么这样容易出神，设若来的是自己的敌人，岂非白白送死。”

忖思之间，耳际传来了“不丈夫”低沉的声音道：“万源之始，在于奠基，武学一道，也不例外。”

梅杰良茫然照念了一遍，道：

“在下愚昧，不知何谓武学之基？”

耳际间重又响起“不丈夫”那低沉的声音，道：

“内功乃武学之基，在这三日时光，我要以一日半时间重新教你调息坐功之法；半日时光教你‘弹指神杀’的弹法，一日时间教你老夫的成名绝学‘飞云九式’。”

他略一停顿之后，接道：

“从现在起我要教你调息打坐之法，快点盘膝而坐，闭目内视。”

梅杰良依照吩咐之言，调匀真气，依言施为。

耳际间又响起了“不丈夫”低沉的声音，道：

“澄清杂念，五心向天……”

梅杰良迷惑的道：“不知何谓五心？”

“不丈夫”道：“双掌掌心，两足足心，~~去裏寶鑑去裏~~谓五心。”

梅杰良默默背诵了一遍道：“在下记住了。”

耳际间重又响起那低沉的声音道：“钻簇五行，气走奇经，血循八脉……”

梅杰良又问道：“不知何谓五行？”

“不丈夫”眉头皱了皱道：

“东魂之木，西魄之金，南神之火，北精之水，中意之土，是谓五行。”

梅杰良凝神思索了片刻道：“在下只能稍解一二。”

“不丈夫”微微一笑道：“稍解一二已算不错，快点凝神静气，听我讲解下去，魂、魄、神、精、意五行并集，则可化三花聚顶。”

梅杰良默思片刻，摇摇头道：“何谓三花？”

“不丈夫”不耐烦的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精化气，气化神，神还虚，是谓三花。”

梅杰良默念了一遍道：“在下记住了。”

“不丈夫”接下去道：

“然后虚生无上大力，武学之基乃奠，以下所讲乃上乘速成内功心法。”

梅杰良轻轻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在下有点迷糊。”

“不丈夫”微微一笑，轻轻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子你还算诚实，不错，只是这只能意会，而不可言传，慢慢体会吧，日子久了，自然会渐渐懂得，好了，现在就开始吧，记住！要先澄静意念，空明灵台。”

梅杰良依言施为。

“不归谷”，再度像死一般的沉寂。

三人俱盘膝而坐，就像三尊石像，微风飘动起他们的衣裙，他们仿若不觉。

梅杰良按着各种一知半解的口诀跌坐调息，屏神运气，默接各处经脉依次输转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梅杰良不知不觉间忽然失去知觉。

待他醒来之时，天色已然是黄昏时分。

这时晚霞满天，那柔和的阳光，蒙着片片彩霞，远近景色，沐浴着一片金光。

他转头望去，见“不丈夫”已然不知何往，倩姊也不见踪影，不由心头一跳，正待跃身而起，突闻身后一阵柔

婉无比的声音，道：“杰良，你醒了？”

梅杰良听到了声音，宛如饮了一杯千年石乳，浑身舒泰，缓缓转过头去。

四目交注，他们的心撼动了。

晚风阵阵吹来，柔和得像他们的心。

终于林雨倩轻轻的偎了过去……。

梅杰良低下头去，静静的凝视着林雨倩，轻轻的问道：

“倩姊，你没有事吧？……”

林雨倩脸望着他，想到自己的家世，她知道，这样的爱，发展下去，是不会幸福的啊！她想到：“如果我的家世平凡一点，我们会成为幸福的一对。”

于是，她喟叹了。

梅杰良听到叹息声，讶然望着她，轻声叫道：“倩姊——”

她幽幽地一笑，不愿宣泄自己的心事。

于是，“不归谷”又沉寂了。

在晚风中，他们无言的偎依着，情热在燃烧，长久抑制着的她，终于不能自持了，她把头枕在他的肩上，低声地叫道：“杰良——”

他嗅着她鬓发的芬芳，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，他喘着气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把她搂得更紧。

林雨倩幽幽叹道：“杰良——很遗憾的，我们的友谊只能到此为止，往后——”

梅杰良道：“倩姊，世事渺茫，我们不去想它吧……”

他在喘息中说着，他把自己的面颊凑上去，贴住她的面颊。

林雨倩娇声道：“杰良，不，不要这样……”

她欲拒还迎，两片唇儿紧紧的吻住他的嘴，香舌不住的在他的口内卷吮着，一波一波的液在两人口互相交融着。

他略一犹豫，立即用那双手，隔着罗衫在她的酥臂上：来回的抚摸着。

她的身子立即一阵轻颤。

她羞赧的闭着双眼，身子更贴粘上去。

那份娇羞，配上那付绝色容貌，令梅杰良瞧得心儿狂颤，情不自禁的说道：

“倩姊……你……真美……”

林雨倩喜羞的轻嗯一声，头儿立即一低。

四片丰润的唇儿一粘更舍不得放开，彼此更贪婪的吸吮着。

她的热情立即给他带来无比的勇气，在吸吮之际轻轻的替她宽衣解带及轻抚着她的胴体了。

晚风徐徐拂过他俩的身旁：

绿草茵茵如毡。

仅着肚兜及褙裤的林雨倩，在落日余晕的衬托之下，令人目不暇给。又如圣女降临，令人心动但不敢逼视。

青春火花已点燃两人心头，一场好戏即将登场了。

“倩姊……”

“杰良……”

她那低沉却充满情意的呼唤，及脉脉含情眼神，使得梅杰良精神为之清醒，唤句：

“倩姊……我爱你，但你有如仙女一般，我怕配不上你……倩姊……”

“杰良……你真傻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呀！”

梅杰良把持不住了，心头的欲火，已渐渐烧红了他的双眼，爱的呼唤占据了他理智的抗争，他吸三口气，想再一次稳住他的情感。

“倩姊……我快受不了了，再下去，我们两个事后会后悔的……但是……喔……不……倩姊……我不愿侵犯你……”

仅存一丝的理智，在他内心矛盾的交战着。

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暮鼓声，敲醒了差点陷入情潮中的男女。

二人羞赧的低下头，林雨倩两颊酡红的将衣带穿上，柔声的说道：

“杰良……谢谢你，及时刹住脚步，否则……”

“倩姊……其实我并不甘心，但……”

两人意在不言中。

被避免再陷入漩涡，两人手牵着手，迎着晚风，漫步在夜色中。

于是，一切又沉默了。心灵的交流，人间的话是多余

的了。

“倩儿——倩儿——”

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响遍荒山遍野的叫喊。

林雨倩抚着杰良的背脊，怆然说道：“杰良，我得走了……”

梅杰良摇撼着她的身子，愁怅的问道：

“倩姊，往后我们相逢无时啊！你就不能多待一会吗？”

林雨倩凄然的摇了摇头道：

“不行啊！你没有听到我师父他老人家在喊我？”

梅杰良低下头，细细地凝视着林雨倩，他知道：从今之后，很少能再如此地看自己所爱的人了，也许根本没有再见面的可能了。

于是他喃喃地叫道：“倩姊，你当真就要走了？”

林雨倩也细细地凝视着略显消瘦的杰良，低声地说道：

“杰良，是的，我必须走了，虽然我也极不愿意，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啊，杰良，冷静些，保重自己，此后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，但是，我会在暗暗之中想着你，自从我第一次教你认识人体十大死穴起，我就觉得有一天你会成为震撼天下的第一高手，杰良，往后在没有见面之时，我会期望听到别人谈起你的风云际会，杰良，但愿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——”

梅杰良含住泪点头，爱人的期望，使他感激，但是，他对未来感到空虚。

渐渐地，他们分开了。

他轻轻地道：“倩姊——珍重了。”

林雨倩含住眼泪，凄然道：

“杰良——忘了我一忘了我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，你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。”

梅杰良悲怆的道：

“倩姊，不会的，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去爱上第二个人，设若我们完了，也就是说我的心已死，我会孤独的过上一辈子，反正我本来就孤独惯了……”

林雨倩饮泣道：“杰良！别说这样悲伤的话……”

“倩儿——倩儿——”

此时，远远又传来了一声苍老而沉宏的喊叫声。

梅杰良压住满腔悲伤，低声的说道：“倩姊，你该走了。”

林雨倩点点头，她转身走了出去。

这是生离死别的一瞬。

“倩……姊……”

他张大口，无声地叫着。

她不会听到这无声的叫喊的，但是，冥冥中的心灵感应，使她回过头来——

梅杰良全力抑制悲伤，他被泪水洗过的面孔，勉强的显出微笑。

于是，她继续向“不归谷”出口走去……

于是，她消失在群山环抱之中。

梅杰良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唉！又一个爱我之人离我而去。唉！上苍怎么待我如此之薄……”

“唉！孽债，孽债，孩子，别难受了，快点再依我适才口诀，修习上乘内功。”

梅杰良闻言转过头来，不知何时，“不丈夫”已然站在自己身侧，梅杰良仔细望去，他脸上泪痕斑斑，不由奇道：“怎么！老前辈你也哭了。”

“不丈夫”勉强笑笑道：

“都是你们刚才表演得太精彩啊！”

梅杰良被说得啼笑皆非，装做没有听见地望着天上片片飘动的白云。

“不丈夫”干咳了两声道：

“浑小子，别害臊了，快点跌坐运功。”

梅杰良依言施为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突觉全身真气，缓缓向一处从未经过的经脉之中攻去，突觉身子一震，不知不觉晕了过去。

再度醒来，已是艳阳当空的午时。

他感到饥肠辘辘，睁开眼来，不知何时，“不丈夫”已盘膝坐在他的身前，身侧放着一盘香味扑鼻的烤鹿肉。

梅杰良知道这是特地为他准备的，也就老实不客气，抓起来就吃，待他狼吞虎咽的吃饱了。

耳际边突又响起了“不丈夫”低沉的声音道：

“快点凝神静气，运集你八成‘弹指神杀’功力，弹向左边那棵松树的树干看看。”

梅杰良果然双掌运足八成功力，向数丈外的那棵松树弹去。

十缕指风应势而出，但闻一声微响，那棵松树的枝干上，已经有十个五六寸深的小洞。

“不丈夫”忽然冷哼一声道：

“好手法，你这手‘弹指神杀’，虽与老夫这手正宗的‘弹指神杀’有些出入，但并不逊色到哪儿去，你现在可以过去看看树后是些什么东西。”

梅杰良忽听咚的一声，似是一件重物，落在地上。

梅杰良心头一动，当下一提真气，猛扑过去。

目光一瞥之下，但见树下蜷伏着一个身着劲装，背插单刀的尸体，此人身体尚有余温，分明刚死不久。

他莫名其妙的转头向“不丈夫”瞧去。

“不丈夫”冷冷笑道：

“凭他这身手居然也敢身入‘不归谷’，太不自量力了。”

梅杰良抬起腿来把尸体踢出四五丈外，正想举步走回原地，突闻一声低沉冷漠的声音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梅杰良只觉心头一跳，但却依言停下脚步，转脸朝发话之处望去。

只见山侧一丛杂树后，缓缓的走出一个背插长剑，丰神俊逸的黑衣少年。

黑衣少年胆子甚大，竟然一步一步的向他逼来，直待相距梅杰良三四尺处，才停下身子，冷冷的问道：“此人是你杀的吗？”

梅杰良冷傲的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那黑衣少年冷冷一哼，道：“你为什么杀他？”

梅杰良被他盛气凌人激起了一身怒火，冷冷道：

“我高兴，怎么样？”

黑衣少年似是怒极，身躯微微颤动了一下，道：

“自我懂事以来，举世之间从没有人敢这般对我无礼，你居然敢对我这样说话。”

梅杰良听他口气愈来愈大，也激起心头怒火，不容他把话说完，接口说道：

“对你这样说话，你又怎么样？”

黑衣少年恨的一跺脚，道：

“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梅杰良冷冷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黑衣少年柳腰一挫，倏然直欺过去，轻启樱唇，笑道：“怎么？你真不想活。”

左手反转挥舞，虚空拍出三掌。

梅杰良一吸小腹，倏忽间退后三尺。

黑衣少年借势欺进，双掌连环劈出，但见掌影飘飘，眨眼之间拍出了一十二掌。

黑衣少年这一轮急攻，当真疾如闪电，十二掌绵绵相连，一气呵成，梅杰良被迫的连连向后退六步，不禁心

头大为震骇，暗道：“此人是谁？怎的年纪轻轻，武学成就已然如此之高。”

他脑中思维一闪而过，直待对方十二掌攻完，他才站稳身子，长长吸了一口气，随手弹出两缕“弹指神杀”，急奔对方前胸，“玄机”，“华盖”，两穴。

黑衣少年冷笑一声，微微一闪，避开梅杰良的攻势，突然身子一闪，奇快无比的欺身而进，左掌翻腕一招“春风化雨”，按向梅杰良左肩。

梅杰良急施“玉女婀娜步”法一闪，同时又以极快的身法欺攻而上。

但见他们彼此以快打快，争取先机，刹那间掌指飘飘，四周风生，人影交错，忽起忽落。

但见两人盘旋疾转，快若风轮，十回合之后，已是敌我难分。

“不丈夫”对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武功竟然如此之高，微感意外，尤其是对梅杰良居然一身兼三家之长，更表骇异。

双方愈打愈快，片刻工夫，已过五十回合，那黑衣少年不但毫无败象，而且出掌愈来愈奇，攻势也愈是凌厉，招招都是罕闻罕见，诡异无比之学，而且掌指袭击之处，又都是人身所必救的要害部位。

梅杰良劈出的掌力，也是愈来愈强，招招如怒海浪涛，变化奇奥中，更挟有缕缕神指指力。

“不丈夫”不知不觉间，看的全神贯注，心中暗道：

“这两人一个轻灵飘忽，出手诡辣难测，一个掌力雄浑，变化多端，如能把这两种武功，融会贯通，天下只怕难有敌手。”

想到这儿，不由轻轻一叹，道：“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新人换旧人了。”

这时，突闻梅杰良大喝一声，举手弹出二缕“弹指神杀”指风。

这两缕“弹指神杀”看去轻飘飘的毫无劲力，但却是他的九成功力所聚，而且出手的时机适时无比。

那黑衣少年，登时被迫向后退了三步。

“不丈夫”心中暗暗喝采道：“好啊！这两缕‘弹指神杀’用得好。”

黑衣少年被梅杰良两缕“弹指神杀”逼退之后，似是受了甚重的内伤，全身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闭上双目。

如果梅杰良借机出手，定可把那黑衣少年立时震死掌下，但他却停手不攻，仰脸望天，若有所思。

黑衣少年闭目静站了一盏茶工夫，突然娇叱一声，重又欺身攻了上来，双掌一扬，猛向梅杰良拍去。

梅杰良挥掌一接，闷哼一声，一连向后退了六步，向后倒去。

就在他身子将要跌倒之际，突然大喝一声，遥遥推出一掌。

这一掌看来毫无劲道，但在击中那黑衣少年之后，突

生强劲弹震之力，这是“绝命五手”的一手极为厉害的绝招，这手绝招就是他适才望天沉思所悟及。

只听黑衣少年闷哼一声，身子飞起来四五尺高，摔在地上。

惨烈无比的搏斗，至此完全停了下来，一切重归沉寂，在柔和夕阳下，只见两个英挺俊逸的少年，相隔有一丈左右，静静躺在地上，两人似是都受了甚重的内伤，连挣扎着坐起运气疗伤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“不丈夫”竟然也看不出这两人如何受伤，呆了一呆，才向梅杰良走去。

只见他紧闭两目，仰卧地上，“不丈夫”的目光何等锐利，微一顾盼之间，已瞧出梅杰良脸色和平时不同，不禁心头大骇。

他江湖经验何等丰富，一瞧之下，已知梅杰良已为一种极为歹毒的内功所伤，并非一般掌力震伤。

他不由伸手摸去，只觉他的额角冰冷，伤的似是很重。

“不丈夫”呆呆站着，低头沉思，但搜尽枯肠，也想不出那黑衣少年用的什么武功，把梅杰良伤的这般严重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忽听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，由身后传了过来。

“不丈夫”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袍的长髯老者，缓缓的走了过来。

“不丈夫”神色微微一变，叫道：“‘退思谷’主，庄

含之……”

庄含之也是微微一惊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毒物……”

他虽是说着话，但两道眼光，却是怔怔的盯着那躺在地上的黑衣少年。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指了指黑衣少年道：

“老毒物，这人是你打伤的吗？”

“不丈夫”冷冷一哼，道：

“我们的谷主，你可是对老夫讲话吗？”

庄含之冷冷的道：

“此地只有你我两人，不是同你讲话，难道是和我自己讲话不成？”

“不丈夫”冷哼道：

“老夫耳不聋，又不是三岁孩童，谷主大可不必这等高声呼叫。”

庄含之怒道：“‘不丈夫’，别人怕你，我庄含之可不怕你。”

“不丈夫”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怕老夫，难道老夫怕你不成？”

庄含之被顶撞得老羞成怒，大喝一声，举手一掌劈了过去。

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，刮起了啸风之声，直撞过去。

全不把对方看在眼内随手接了一掌。

“不丈夫”冷哼一声，右掌一挥。